

茶與山茶： 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觀點的轉變

張玉燕（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賴素珍（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陳鳳儀（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鄭惠芳（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要：茶與山茶都是中國特有資源，中國人最早發現並利用茶；中國西南地區盛產山茶花。西方植物獵人到中國發現茶，並引進歐洲。儘管十八世紀西方植物科學領域超越中國，但當時西方人卻誤解紅茶與綠茶是不同的品種。西方人到雲南山區發現滇山茶，並採用二名法，學名為 *Camellia reticulata*。中國的傳統植物知識早已清楚山茶與茶是極親近的植物，但分類學家林奈卻誤以為山茶與茶樹是不同屬的植物，直到現代植物分類才回到中國本來的觀念，認定山茶與茶是同屬異種。中國植物學融合傳統體系與西方的植物學，成為現代科學植物學。以茶和山茶為例子，可以發現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西方科學植物學雖占上風，但西方的眼光也有其侷限，傳統中國植物知識亦有其可取之處。

關鍵字： 茶，山茶，分類，中國植物學史，滇山茶

一、前言

茶與山茶究竟有何不同？

戎新宇在《茶的國度：改變世界進程的中國茶》一書中描述：「茶是中國的特有資源，發源於雲貴地區，中國人的先祖最早發現並利用茶，視其為有靈神物。距今三千年的周朝，茶已作為貢品獻於周武王。」（頁 84）因此，中國是茶的國度，但茶不僅深深影響中國文化，張騫出使西域後，陸上絲路大開，茶也被帶進西方，在東西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海上絲路又讓茶成為世界舞台的主角之一，鄭和的船員因為飲茶，沒得壞血病，因此茶變成傳說中的「海上神藥」，海上各國知道後，茶成為重要的國際貿易商品，漸漸地也讓英國成為「茶奴」。利益衝突引爆政治、外交衝突，最終導致戰爭。

Menzies 著作《萬物之秩序：從傳統中國知識到科學植物學》（*Ordering the Myriad Things: From Traditional Knowledge to Scientific Botany in China*）點出滇山茶花被定名為 *Camellia reticulata* 的過程，不僅釐清山茶花與茶是同屬異種，更標誌著中國傳統方法到現代科學方法過渡與轉變的歷程。

本文將以茶與山茶為例子，從較寬廣的歷史文化視角，討論中西植物學接觸、互相交流與激盪，並論證：茶，改變世界的歷史，而山茶花看似一種裝飾的配角，卻具體而微地展現在十八到二十世紀間漸漸形成的新自然觀，與中國科學植物學形成的過程。

二、植物獵人與茶

十八世紀起，歐洲人把紅茶當成神秘飲品，茶也成為撼動世界歷史的植物。茶成為英國工業革命時的大眾飲品、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線、也間接引爆鴉片戰爭。馬斯

格雷夫著《植物獵人》第五章敘述福瓊 (Robert Fortune) 到中國採集植物的故事，他多次到中國，在 1848 年 8 月，代表東印度公司來到中國，福瓊從衢州和浙江等地成功採集到茶樹，還從寧波、舟山、武夷山採集標本，將兩萬多棵幼株與 17000 棵幼苗成功運到喜馬拉雅山的山腳下，於是印度的阿薩姆和錫金等地開始有許多茶園 (頁 154-161)。十九世紀下半葉，印度北部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就是茶葉。為了獲得各種精美的茶樹，福瓊在喜馬拉雅山山脈建立茶樹種植園。儘管福瓊對植物學與園藝園貢獻匪淺，引介 120 多種中國與日本植物到西方世界，但把茶葉引到印度，造成東西方貿易與利益衝突，之後也引發更多的國際金融與政治危機。

安博菘·愛德華茲著《改變世界的植物採集史：18 到 20 世紀的植物獵人如何踏遍全球角落，為文明帝國注入新風貌》指出：「福瓊並不是第一個將中國茶葉引進印度的人。加爾各答最早在 1744 年就已經開始嘗試種植茶葉，1836 年時，殖民地新設茶葉委員會的秘書 George James Gordon 也獲得一大批貨物，並運用這批種子成功種植約 40000 棵茶樹。」 (頁 90) 福瓊的作法備受爭議。《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改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葉貿易史》，英文書名是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張錯認為書名「把福瓊視如獅王李察一世 (Richard the Lionheart) 時代的俠盜羅賓漢 (Robin Hood) 或看成一個傳奇的園藝學家、竊賊或間諜，把中國的茶葉種子偷出移植，改變兩大帝國的貿易歷史。但看起來並不盡然...」 (頁 138)。² 福瓊沒有盜取茶樹，而是悄悄地把種子帶到印度。事實上印度的阿薩姆變種茶樹，並不一定是福瓊引進到印度，如翁世豪 (Shih-Hao Weng) 的論文〈阿薩姆茶樹之發現與命名〉說明 1823 年 M. R. Bruce 在阿薩姆地區發現當地人使用野生茶樹做飲料；1839 年英國人在印度成立製造紅茶的阿薩姆公司；1925 年台灣也引進阿薩姆茶樹種子 (頁 48)。自此，不僅僅是阿薩姆茶葉製品，甚至阿薩姆茶樹都傳到世界各地，說明茶樹與茶飲在這幾世紀全球化的過程，並非單向地發展。

茶，改變了世界貿易、政治、外交的歷史。³ 根據當時的蘆草紙畫本，可以一窺茶葉銷售過程；張錯提到耶穌會帶回會所有圖書館的製茶繪本《茶旅：一本 18 世紀的中國畫冊》，收藏繪製於 1806 年的五十張彩圖 (頁 140-143)⁴，可見當時茶葉貿易的盛況。十八、十九世紀時，西方植物學彷彿是一種偉大帝國的科學，用以發掘、探索帝國擁有的大自然財富；西方人把中國或東方世界視作未知領域之邊際，中國的茶是極有經濟價值的物種，而各種奇異、美麗的山茶花，富有高度裝飾價值，罕見的物種極具炫耀帝國勢力的象徵意義。因此，植物獵人踩進東方領土，尋覓山茶花的蹤影。

三、山茶花與茶樹的同異

今天的植物學分類，茶花與茶都是山茶屬 (學名：*Camellia*)，但不同種的植物，我們常喝的茶葉基本上是 *Camellia sinensis*，當然也有其它的茶種。而最常見的山茶花是 *Camellia japonica*，雲南有名的滇山茶花是 *Camellia reticulata*。

不過西方人一開始無法辨識山茶花與茶樹的差異，他們到中國與日本收集各種標本，所得到的通常是乾燥的標本或是茶葉，難以得知兩者之間的差異。

德國醫生 Andreas Cleyer 曾在 1682 年與 1685 年兩度造訪日本，描述他在日本看到的椿 (tsubakki 或是 tzumacky)，這是最早出現在歐洲關於山茶花的描述，根據他畫的插圖，推估這是山茶花 (*Camellia japonica*) (圖一)。而第一位從廣東帶山茶花植物活體標本到英國的是蘇格蘭外科醫生 James Cuninghame，推估這也是山茶花 (*Camellia japonica*)。

² 張錯，《蘆草與畫布：19 世紀外貿畫與中國畫派》，時報文化總經銷，2017 年。

³ 可參考羅斯 (Rose, Sarah) 著《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改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葉貿易史》；愛德華茲 (Edwards, Ambra) 著《植物帝國：七大經濟綠寶石與世界權力史》；稻垣榮洋著《撼動世界歷史的 14 種植物》。

⁴ 張錯，《蘆草與畫布：19 世紀外貿畫與中國畫派》，時報文化總經銷，2017 年。



圖一：Andreas Cleyer 曾在 1682 年與 1685 年兩度造訪日本，描述他在日本看到的椿（tsubakki 或是 tzumacky），這是最早出現在歐洲關於山茶花的圖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西方植物獵人的最愛之一是茶樹，但是大多數西方人都誤會紅茶與綠茶是兩種物種，福瓊（Robert Fortune）是第一位了解紅茶與綠茶都是來自茶樹（*Camellia sinensis*）的西方人。事實上，中國人清楚綠茶與紅茶是以發酵程度的不同而判定，並不是兩種物種。印度出現的變種阿薩姆茶樹（*Camel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⁵是英國人常喝的茶。西方人的思維架構是：山茶花只做裝飾用，茶樹則為當作茶飲的經濟作物，兩種截然不同。Engelbert Kaempfer 在 1712 年發表的論文中，仔細描繪山茶花（圖二），他把喝的茶歸為 *Thea* 這一屬，觀賞用的山茶是 *Camellia* 這一屬。



圖二：Engelbert Kaempfer 在 1712 年發表的論文中，仔細描繪山茶花。他把喝的茶歸為 *Thea* 這一屬，觀賞用的山茶是 *Camellia* 這一屬。（圖片來源 Stearn 1999，頁 112）

林奈分類法，也誤解茶與山茶成不同科、不同屬。張漢良在計畫報告書〈自然歷史與自然系統的文本初探：林奈、達爾文、李時珍〉中提到：

東西交通史少不了茶的貿易故事。有關林奈與茶葉的報導也不少。大家都知道，林奈是一個極端保守的，因而有時言行愚昧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促進瑞典的經濟發展，他企圖從中國引進茶株，移植到瑞典。過程中發生的笑話自然不少。但是在眾多東來採茶取絲的歐洲人中，瑞典人倒是唯一成功移植活株茶樹的。航海家卡爾·埃克伯格（Carl Ekeberg）船長，出發前獲得林奈有關栽培的錦囊妙計，竟然於 1763 年 10 月帶回國存活的茶樹。林奈大喜過望，準備把這株茶命名為 *Camellia Ekebergia*。（頁 6）

林奈在 1735 年出版的《自然系統》，也採相同分法，山茶花是 *Camellia*，茶樹是 *Thea*。林奈以開花植物雄蕊的數目及雄蕊特徵分類，所以會把茶樹與山茶分成兩屬：

⁵ 關於阿薩姆茶樹變種地位學名之演變，可參考翁世豪（Shih-Hao Weng）的論文〈阿薩姆茶樹之發現與命名〉的表 2（頁 58）。

Thea 屬為多體雄蕊綱，但是 Camellia 屬為單體雄蕊綱。此外，林奈用乾燥的茶葉為標本，錯誤地把茶分成紅茶 (Thea bohea) 與綠茶 (Thea virid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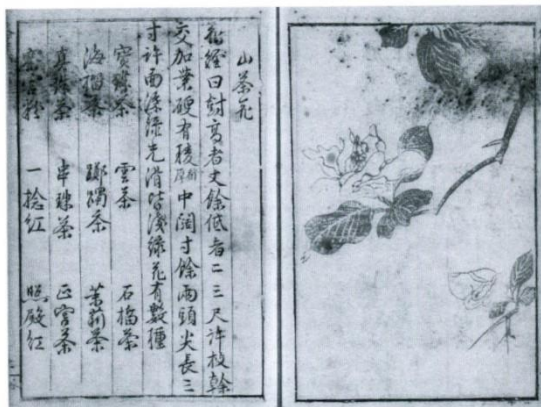
把茶與山茶分成兩個屬這種分類法，延續多年。但陸續有更多種茶、山茶物種出現，林奈的分法已然無法區分，現在以 DNA 定序，發現山茶與茶應該是同一屬，不同種的植物。⁶繞了一圈，最新的分類法反而比較接近中國人的傳統概念，「山茶」與「茶」接近，多了的修飾詞，表示不同種。所謂的西方科學植物學，也是在觀察、實驗與猜測中慢慢修正與形成，並非絕對的真理，而傳統知識也有其可取之處。1918 年中國編撰新的植物學字典，將茶花與茶都列在 Thea 這一屬，最新的分類則改成茶科 (Theaceae) 底下的山茶屬 (Camellia)。

四、滇山茶花與台灣原生種茶花

西方人對在遙遠中國的茶花產生很多神秘、象徵意義的聯想；但中國文獻則詳實記載日常所見的山茶花。《魏王花木志》(約 480-535 年) 簡單地描述茶花：「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說明古人認為茶花與石榴的花型相似，因來自遙遠的桂州，所以稱之「海」石榴。

南北朝的江總 (519-594 年) 的詩作《山庭春日詩》：「洗沐惟五日，棲遲在一丘。古植橫近澗，危石聳前洲。岸綠開河柳，池紅照海榴。野花寧待晦，山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遊。」詩中的海榴，應是山茶花。

Menzies 提到崇禎年間 (1628-1644 年)，吳彥匡著《花史》，記載了十七種茶花；並提到此書是彩色木雕印刷 (頁 15)。如果有機會到北京國家圖書館，可以看看這一本珍貴的書，一睹最早期的彩色雕版印刷書。在他的書中有兩頁《花史》的複製 (頁 16)，右邊是山茶花的插圖，左邊是文字敘述，列出山茶花有數種：「寶珠茶、雲茶、石榴茶、海榴茶、躑躅茶、茉莉茶、真珠茶、串珠茶、正宮茶、寒宮粉、一捻紅、照殿紅。」(圖三)



圖三：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最早期的彩色雕版印刷書《花史》。右邊是山茶花的插圖，左邊是文字敘述，列出山茶花有數種。(圖片來源 Menzies 2021, 頁 16)。

清·樸靜子著《茶花譜》，列出 43 種茶花，提出各種鑑賞方式，此外，書中還說明繁殖、種植方法。

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中，段譽在王夫人面前細數各種茶花：紅妝素裹、抓破美人臉、落第秀才、十八學士、十三太保、八仙過海、七仙女、風塵三俠、二喬、八寶妝、滿月、眼兒媚和倚欄嬌，一共有一十三種。現今日本京都二條城、大阪的大阪城，欣賞各色的椿 (tsubakki 或是 tsumacky)，每個品種都有詩情畫意的名稱，園子裡大多是園藝種，可見中國與日本對山茶花的喜愛，這種文人雅號，與科學植物學的研究方法迥異，但也自創研究山茶花的獨特風格。

來自大里皇室的段譽對山茶花有其獨到的研究與見解，而雲南出產的山茶花，比一般的山茶花大二倍，相關紀載在王圻、王思義父子撰寫的《三才圖會》(1609

⁶ 關於山茶屬屬名命名模式過程，可參考翁世豪 (Shih-Hao Weng) 的論文〈阿薩姆茶樹之發現與命名〉的表 1 (頁 53)。

年)、清康熙時期由福建侯官人陳夢雷所編輯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書目中,發現多處中國傳統文獻都談到山茶花。這種雲南常見的大花山茶花,正是西方人遠渡重洋到雲南地區發現的滇山茶花 (*Camellia reticulata*)。

二十世紀初,從傳統知識到與世界接軌的科學植物學,中國植物學家建立一套字彙語言溝通系統,一方面推廣與普及新學科,另一方面與國際專業和學術交流。同時,中國局勢動盪不安,但中國的植物學家努力建立新的科學方法,當中最重要方法學有兩種:觀察與描述。過去西方長期到中國採集植物、蒐藏植物,中國植物學家也意識到「田野調查」在科學植物學的重要性,除了收集植物標本,也透過觀察獲得第一手資料與知識。山茶花定名為滇山茶花 (*Camellia reticulata*),茶與山茶都並列並加入更多植物型態與解剖的分析。

台灣也有原生種山茶。蘇夢淮在 2015 年發的論文〈臺灣原生山茶屬分類概述〉列出目前發現的台灣原生山茶屬的十二個物種:短柱山茶 (*Camellia brevistyla* Coh.-Stuart)、尾葉山茶 (*Camellia caudata* Wall.)、臺灣山茶 (*Camellia formosensis* (Masam. & Suzuki)、垢果山茶 (*Camellia furfuracea* (Merr.) Coh.-Stuart)、恆春山茶 (*Camellia hengchunensis* Chang)、日本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L.)、落瓣油茶 (*Camellia kissi* Wallich)、能高山茶 (*Camellia nokoensis* Hayata)、柳葉山茶 (*Camellia salicifolia* Champ.)、阿里山山茶 (*Camellia transarisanensis* Coh.-Stuart)、泛能高山茶 (*Camellia transnokoensis* Hayata)、毛枝連蕊茶 (*Camellia trichoclada* (Rehder) S. S. Chien)。

李約瑟的《中國植物學史》從植物地理學的分析出發,他認為「中國植物學家心目中的植物相與歐洲學者大不相同,甚至許多方面比歐洲更為豐富」(頁 26)。從植物地理學與植物學史兩種視角,更能理解東西方對植物觀察與認識的同異。

四、結語

山茶花只是裝飾用的花嗎?不能泡茶喝嗎?沒有實用價值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提到:

山茶產南方。樹生,高者丈許,枝幹交加。葉頗似茶葉,而濃硬有稜,中闊頭尖,面綠背淡。深冬開花,紅瓣黃蕊。《格古論》云:花有數種:寶珠者,花簇如珠,最勝。海榴茶花蒂青,石榴茶中有碎花,躑躅茶花如杜鵑花,宮粉茶、串珠茶皆粉紅色。又有一捻紅、千葉紅、千葉白等名,不可勝數,葉各小異。或云亦有黃色者。《虞衡志》廣中有南山茶,花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薄有毛。結實如梨,大如拳,中有數核,如肥皂子大。周定王《救荒本草》云:山茶嫩葉炸熟水淘可食,亦可蒸晒作飲。

李時珍引用《救荒本草》的資料,茶花的嫩葉曬乾可以泡茶,也可以當茶葉。此外,《本草綱目》提到廣中出產的那款大花山茶,推測也是滇山茶花 (*Camellia reticulata*)。Menzies 認為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是中國傳統植物研究的最後一部著作,之後,中國進入現代植物科學。這本書簡單扼要地記載茶與茶花,雖然是短短幾行,對植物的基本型態與藥用都記錄清楚。茶與山茶都並列山茶科山茶屬,《維基百科》的資料如下:「山茶科 (Theaceae) 大部分屬原產於亞洲東部,多分布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南至馬來西亞,北至日本,也有幾個屬是生長在美洲的。山茶科有 30 屬 700 餘種。中國有 15 屬 400 餘種,臺灣有 9 屬 27 種。」;「山茶屬 (*Camellia*),或稱茶屬,是山茶科的一大屬。品種約有 150 種。主要分布中國的長江以南至雲南及越南一帶的地區,在東亞與東南亞地區也有分布。其中的茶樹產茶葉,許多種也可以做觀賞植物。屬名 *Camellia* 為紀念捷克旅行家 George Joseph Camell (1667-1706) 而命名。」

福瓊和之後的西方植物獵人成為報導中的英雄人物，他們到中國冒險與發現植物寶藏的故事流傳至今。根據 Menzies 提供的數據，1750 年至 1950 年間，西方人從中國帶回西方超過一百萬個植物標本、超過一千種植物幼苗或種子、描述與命名超過一萬種物種 (頁 80)。這也說明很多中國的命名都以西方植物學家為名的原因；不可否認這些植物獵人中國採集植物，有助於發現中國植物更多未知的物種，擴展中國植物學的視野與發展。

受到西方科學研究方式影響，當今植物學研究大多採用西方路線。回頭反思山茶花與茶的知識與研究歷史，除了發現西方的眼光也有其侷限，傳統中國知識亦有其可取之處。自十九世紀以來，中西文化與學術交流，中國也與科學植物學接軌；但現代中國植物學建立，並非是一場推翻傳統的革命，而是在傳統知識為基礎下，融合西方科學系統，所產生的改革與創新。

參考資料

- 〈山茶屬〉，《維基百科》。(Retrieved: August 28, 2022) .
- 戎新宇，《茶的國度：改變世界進程的中國茶》，香港中和出版，2020 年。
- 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著，李學勇譯，《中國植物學史》，新北市：中華科技史學會，2017 年。
- 李時珍，〈木之三：山茶〉，《本草綱目》，維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Retrieved: August 28, 2022) .
- 翁世豪 (Shih-Hao Weng)，〈阿薩姆茶樹之發現與命名〉，《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2020 年，73 卷 3 期，頁 47-66。
- 馬斯格雷夫著，楊春麗譯，《植物獵人》，高談文化出版，2006 年。
- 張漢良，〈自然歷史與自然系統的文本初探：林奈、達爾文、李時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期中進度報告》，2007 年。 <http://ntur.lib.ntu.edu.tw/bitstream/246246/76942/1/952411H002013.pdf>.
- 張錯，《蘆草與畫布：19 世紀外貿畫與中國畫派》，時報文化總經銷，2017 年。
- 莎拉·羅斯 (Sarah Rose) 著，呂奕欣譯，《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改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葉貿易史》，麥田出版，2014 年。
- 愛德華茲 (Edwards, Ambra) 著，楊詠翔譯，《植物帝國：七大經濟綠寶石與世界權力史》，序曲文化出版，2008 年。
- 達·托比·馬斯格雷夫、威爾·馬斯格雷夫著，董曉黎譯，《改變世界的植物採集史：18~20 世紀的植物獵人如何踏遍全球角落，為文明帝國注入新風貌》，默刻出版，2022 年。
- 稻垣榮洋著，劉愛凌譯，《撼動世界歷史的 14 種植物》，平安文化，2019 年。
- 蘇夢淮，〈臺灣原生山茶屬分類概述〉，《林業研究專訊》，2015 年，22 卷 4 期，頁 11-16。
- Gunnarsson, B. (2022). *Languages of Sci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nline] Library.oapen.org. <<http://library.oapen.org/handle/20.500.12657/31652>> [Accessed 30 August 2022].
- Menzies, N. K. (2021). *Ordering the Myriad Things from Traditional Knowledge to Scientific Botan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Rose, S. (2013).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Espionage, Empire and the Secret Formula for the World's Favourite Drink*. London: Arrow Books, 2010.
- Stearn, W. T. (1999). "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 Pioneer Investigator of Japanese Plants." *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 16(2), 103-115. <http://www.jstor.org/stable/45065362>

收件日期：2022 年 10 月 27 日

Tea and Camellia: Changing Perspectives from 1700 to 2000

Yuyen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Chang Gung University
Feng-Yi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Chang Gung University
Su-Jen Lai, Assistant Professor, Chang Gung University
Wai Fong Cheang, Professor, Chang Gu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Zhou dynasty, tea, the native and specific resources in China, had been discovered and utilized for many purposes by Chinese. And the southwest China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and various types of camellia. The Western plant hunters such as Robert Fortune came to China and found tea trees, which were consequently introduced to Europe. Admitted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estern botany outshined Chinese study on plants; yet at that time, black tea and green tea were misunderstood as two different species *Thea bohea* and *Thea viridis*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Western botanists discovered the specific camellia in Yunnan mountains and gave it a binomial scientific name, *Camellia reticulata*, which, according to Carl Linnaeus, should be categorized under the genus *Camellia*—not the same as *Thea* for tea. However, these mistakes are corrected in modern botanical classification. Now it proves that tea and camellia are different species but under the same genus *Camellia* of the family Theaceae—which is actually closer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on sense and botanical knowledge. In a nutshell, the changing perspectives and notions about tea and camellia reveal that Western science has its own restraints and that Chinese botanical knowledge is commendable in certain aspects.

Keywords: tea, camellia, classification, Chinese botanic history, *Camellia reticulata*